

两件馆藏唐代海兽葡萄镜

邵凤芝 (河北大学博物馆)

摘要：唐代是我国铜镜制作业的鼎盛时期，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制作工艺的典型代表，我馆收藏的这两件海兽葡萄镜图案精美，制作精湛，代表了唐代高超的制作工艺。

关键词：唐代；海兽；葡萄镜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2-0079-02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继承了以前的文化传统，而且把边疆乃至外国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到中原汉族文化中来，使唐代的文化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铜镜制造业，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唐代众多的镜群中，以葡萄镜的数量最多，流行地域也最广，它是唐代最大的特种镜群。其形体厚重，质地泛白，以高浮雕的葡萄、鸟、狻猊为主题，间饰花草，图案华丽而繁缛。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唐代葡萄镜，一件是海兽葡萄镜，直径 10.6 厘米，厚 1.25 厘米，重 390 克，晚唐时期的；另一件也是海兽葡萄镜，为区分方便，我暂且称它为过梁海兽葡萄镜，直径是 16.6 厘米，厚 1.11 厘米，重 1030 克，也是晚唐时期的，这两件铜镜 1993 年均被河北省文物专家组评为国家三级文物。

海兽葡萄镜呈圆形，伏兽镜，无钮座，镜以轮环为间隔分内外二区，内区以葡萄叶藤蔓为装饰地纹，仅以三串丰满的葡萄在突棱边缘上做点缀，把空间最大限度地用以雕塑。六只狻猊攀绕在葡萄间，体态丰腴，恢宏大气，或匍或卧，或奔腾跳跃，或嬉戏玩耍，无不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外区以葡萄及葡萄的叶蔓作地纹，雕塑有四只奔逐的狻猊，还有四只雀鸟作栖

息或静立状，狻猊分成两组，雀鸟也分成两组，每两只奔跑的狻猊身后跟随着两只雀鸟，雀鸟的身后又跟随着两只狻猊，狻猊的身后又是两只雀鸟，狻猊和雀鸟首尾相接，动静相间，环绕一周。铜镜外区的外围还装饰着一周流云纹，镜缘是一周高直的窄线棱边。这面海兽葡萄镜构思奇巧，匠心独居，精妙超群，纹饰独特，雕塑工艺精湛细致，冶炼翻铸，至善至美，版模精致。

过梁海兽葡萄镜为圆形，伏兽形钮，无钮座，以轮环为间隔，分作内外两区：内区是环绕一周的八串葡萄和长瓣之花，枝条交错缠连，葡



海兽葡萄镜



过梁海兽葡萄镜

萄颗粒饱满，葡萄藤叶和花瓣枝蔓铺地，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在葡萄和花草间有四只狻猊在玩耍嬉戏，或卧或伏，神态各异。最受人喜爱的是葡萄及长瓣的枝蔓越过轮环间隔由内区延伸到了外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过梁葡萄镜”。铜镜的外区也是以十六串硕果累累的葡萄和藤叶花草为主，其间装饰着八只雀鸟，有的静静地伫立，有的在啄食葡萄，有的展翅飞翔，千姿百态，生动活泼，惹人喜爱。铜镜的最外缘装饰着一周流云纹，镜缘是一周窄线棱边，可惜的是铜镜的边缘已经有部分缺损。纹饰全部为浮雕式，高低起伏，生动形象。

在海兽葡萄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这种头大、圆身子的动物，人们经常把它们称做“海狮”，或“狻猊”，其实它们就是古代的狮子。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狮子作为珍贵的贡品输入我国。《尔雅·释兽》曰：“狻猊如虬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2]。说明狻猊就是狮子，原产于亚洲西部和非洲一带。狮子在佛教中既是佛的护守者，又是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的坐骑。自张骞通西域后，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不但引进了葡萄、苜蓿、胡萝卜、胡桃等十余种植物，西域的许多珍贵动物如汗血马、狮子等也

相继引进中国内地。秦汉时期人们仍然把自己的国土称为“海内”而国土之外，人们不太了解的地方，就笼统地称之为“四海”。葡萄、狮子等动植物都不是本国所产，而是从西域传进来的，西域是在距中国内地遥远的西方，所以古代人就在这些动物名称前面加个“海”字，其意义并不是说它们是海中所产之物，实际它的意思就是指西域以外、海外带回来的东西。

葡萄，汉又作蒲桃，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后，广泛种植，《汉书·西域传》说“大宛左右，以蒲桃（葡萄）为酒，……汉使采蒲桃、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桃、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3]到了唐代狻猊、葡萄不断输入长安，此镜背面的纹饰正是长安接纳西域文化的实物例证。

葡萄蔓延的枝条和丰硕的果实，象征着“富贵长寿”，而且由于葡萄结果非常的多，又有着“多子多福”这个寓意，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瑞兽纹在铜镜装饰上流行已久，这两种纹样结合为一体就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海兽葡萄镜。

海兽葡萄镜又名海马葡萄镜、天马葡萄镜、瑞兽葡萄镜等，流行在唐、宋时期，此类镜装饰奇异，纹样充满神秘色彩，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它是中国铜镜装饰纹样由瑞兽向花鸟植物纹转变的特殊产物，在铜镜史上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注释：

[1][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64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2][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1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64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